

# 荷花攔路



如是我見 李丹崖

八月裏的風，聒噪了些，蟬叫得似乎也不那麼兇了。我們沿着馮河岸邊尋訪一個個村子，這裏的村子多建在地勢較高的地方，估計是防汛需要，畢竟歷史上多次洪澇侵擾此地。村有古貌，村莊中的姓氏也林林總總，有的一個村子竟有數十姓氏，足見舊時這裏人員流動密集。近一千八百年前，曹操曾在這裏推行屯田制，督耕觀種，如今這裏仍有許多觀稼台，那是曹操站立此處查看糧食長勢的地方，不知道在滿目蔥綠、鵝黃、金黃等顏色輪轉的田野裏，曹操是不是讀過詩書，飲過美酒。

沿着村子朝前走，玉米高大，草木葳蕤，有一條羊腸小道很是幽雅，我們沿着朝前走，竟遇見一片湖，湖邊有荷和香蒲，荷花的梗子修長修長，一一風荷舉，荷有清香，與香蒲的香不同。香蒲是濃香，荷花的香帶有一絲絲湖面上的風掠行的氣息在，好似絲絨般妥帖的濕潤。

野荷亂生，有三兩枝旁逸斜出，把本就狹窄的小路擋住了，我們站在湖邊，嗅一嗅荷花，不忍挪開它們，同行的幾位女子拍了多張照片，拉一枝荷花來拍照，這是想都不敢想的，今這卻實現了。

前不久，在菜市場邊上，看到有擔着兩筐荷花來售賣的老農，披着薄薄的蓑衣，戴着斗笠，那感覺很有江南鄉野的意蘊，很多人買兩枝荷花和一支蓮蓬，回家插在天青色的瓶子裏，歲朝清供的優雅，有一種靜置的妖嬈。

早些年，有人仿照舊籍裏的記載製作荷花茶，比如為眾人熟知的《浮生六記》裏芸娘的製作方法：「夏月荷花初開時，晚含而曉放，芸用小紗囊撮條葉少許，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韻尤絕。」花心裏藏一些芽芽尖尖的嫩芽茶，可能是雀舌之類的四川茶，也可能是黃山毛峰之類的安徽茶，只是這樣製作茶的方法對荷花不公平，荷花綻放是留給天光雲影和蜂蝶來青睞的，一些茶芽入花心，茶是香了，花卻殘了。乾燥的茶吸取了荷花的香潤，況且是一枝枝正在塘中生長的荷花。

喝茶的間隙，我們只得安慰自己，也許荷花不煎熬。荷花的樣子婉約，如女子的繡口，那荷瓣上的紅，與女子的朱唇相類。故，朱唇在荷間拍照就是好看，大男人，哪怕再玉樹臨風，在荷花從中拍照也是怪怪的。

另一種荷花茶就好很多。荷花開得正盛時，採下來的荷花，那樣的花瓣我愛吃過，有藕的清甜，又比雪花藕要香，這樣的花瓣曬乾了，在秋日，用沸水和玻璃杯沖泡，一望，好似喚醒了半塘荷花。若是搭配秋露白來品飲，那秋露白的茶芽在杯中浮沉，又宛如一尾尾魚，魚戲蓮葉間，變成了魚戲荷花下。秋露白的樣子青綠白嫩，是那浪裏白條。

荷花叢中飲酒亦是好風雅。三國時期，蓮藕已是貢品，曹操曾率眾文人在花間飲酒，還發明了象鼻杯，所謂「象鼻杯」，即用新鮮的荷葉儲酒，打通荷頸，中空的荷頸會有酒順流而下，飲酒者從荷頸下方吸飲，酒走荷路，有荷香，蔚為風雅。

# 緣分



人生在線 郭曉懿

說來巧合，我在人生不同場合，遇到了不同學年的校友，不論小學、中學、大學都有，彼此頗感驚訝又略帶欣喜。仔細想想，好像也不奇怪，說起來，世界無非也就那麼大。別說在本城市內了，就算到了其他城市和國家地區，偶爾也能遇到校友，雖然概率變小了不少。

這樣的事情經歷多了，突然發現，我們雖然是校友，在校期間卻不認識彼此。基本上，我走出校園後遇到的校友，都是以前不認識的。其實道理挺簡單，那是因為我們年齡各異，不在一個年段，更加不在一個班級，自然不可能認識彼此。再者，一個學校每年都有畢業生，經年累月，到了我們那屆，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學生一般在校時候，往來最多的是同班同學，然後是同年段的同學，很少跨年段往來，更別說那些不同時段的校友。正因如此，人海茫茫，能成為同年級同學的，甚至同班同學的，真是很難得。

回望過去的人生，過去的同學，雖然有很多打鬧，彼此知道年

少時候的糗事，乃至於可能有些小恩小怨，不過回頭看去，總體上感覺風輕雲淡。不論是志得意滿，還是頹唐喪氣，或是壓力重重，或是開懷放歌，青春有種種形態，是這一撥人真真切切陪伴自己走過了校園的青葱歲月。回想起來，還是那句話，真是緣分。

經年之後，很多同學有了自己的子女，他們的出生年份，除了極少數恰好是同一年，常常又是各異，差距少則三兩年，多則十年八年。縱使錄取了同一所學校，前者還有可能在校園內相見，後者恐怕就不太可能了。所以，同學的緣分，往往就這一代人而已。

這不禁讓人感慨，歷史長河浩浩湯湯，我們只是一個小小的水滴。能在彼此的生命中出現，真是緣分一場。其實這樣的緣分，不僅僅是同學，寬而廣之，也是生命中遇到的每個人。要知道世界人口高達幾十億，而大多數人一生見過的人不過成千上萬，相比之下，簡直是滄海一粟。

甚至，哪怕是文字。此時此刻，我寫下這些隻言片語，而作為讀者，你在茫茫書海中翻過它，也是緣分一場。剎那之間，一頁已過。就是這麼不經意之間，這麼轉瞬即逝。感恩，惜緣。

# 龍達古城與梅里美



域外漫筆 海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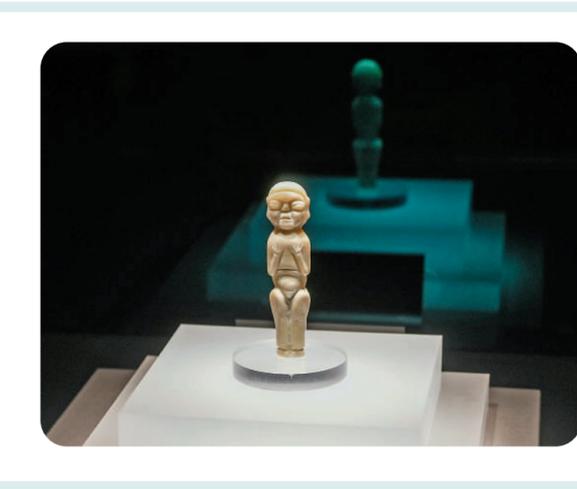
西班牙龍達古城欠梅里美一聲道謝。因為，龍達最早是以《卡門》故事誕生地為世人所知的。但在今天，這裏幾乎忘卻了梅里美。

《卡門》原只是個中篇小說，但它卻成了世界文學史上史詩級的作品。自一八四五年發表以來，它就不斷被改編為舞台劇、歌劇、電影和眾多的表演形式。連這次的巴黎奧運會開幕式也用了《卡門》的元素，可見它對世界文藝的影響之深。

《卡門》以同名女主角卡門同兩個男人愛恨情仇扭結而最後被殺的慘烈故事而聞名。這裏面用士官堂、何塞和吉卜賽女子卡門的奇特相遇到被騙、陷入情網最後殺人被捕求死情節為線索，描寫強盜與愛情的母題。可貴的是，梅里美絕不沿襲前人老套而是敘述一個前所未有天荒地老般的愛情模式，將可恨轉化為可愛，將騙人和被騙的矛盾描寫成甘之如飴，將致命的謀殺描繪成愛的絕戀和永恆。

同時，這部小說也有着強烈的地域色彩。鬥牛士、懸崖峭壁、土匪強盜出沒，愛與恨、鐵與血交織，這一切都無解，最後只能以愛和被愛的人雙雙赴死來畫句號。這死，不是他們的選擇，卻是他們的必然歸宿。愛到至真成絕情，不只是那時，就是到了今天，仍然有很多愛的故事只能以令人扼腕毀滅宿命才能解決。但是卡門的悲劇卻是讓人聞之難忘、遺憾蝕刻入骨的那種。美麗少女卡門兇殘無情卻魅力無限。小說中引用了一句西班牙諺語「波西米亞（女）人的眼睛是狼眼」，她的美是致命的，或者說美是她的武器，可惜她用這個武器殺人，最後也殺了她自己。

對卡門來說，愛的終極結局是死，她是有準備的。卡門奇異、滿溢着野性美，是一朵讓人難忘和懷念的惡之花。法國著名作家梅里美為良家公子被流浪女誘惑這類老而又老的故事注入了狼血，使它產生奇異的化學反應而成了世界文學和歌劇史上的奇葩。



市井萬象

# 玉人

位於遼寧朝陽的牛河梁遺址博物館經過半年的修繕，重新向遊客開放。據介紹，近三千五百平方米的博物館依次展陳「序廳」「紅山古國」「文明發端」「人文始祖」等七個主題單元，展出牛河梁遺址出土的石器、陶器、玉器。圖為展出的玉人。

新華社

# 貝聿銘喜愛的建築



流動空間 方元

我們都喜愛貝聿銘的建築，那麼貝聿銘喜愛哪些建築？

對於這個令人好奇的問題，貝聿銘給過一個答案：「上海國際飯店是我喜愛的建築。」他喜愛的建築肯定不止一座，但國際飯店的特殊意義在於它是貝聿銘喜愛的第一座建築，而且這座建築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讓少年貝聿銘立志要做一個建築師。

國際飯店的影響當然不止於此。它對上海的建築、經濟等方面都有過很大的影響。這座二十二層高的大樓於一九三四年建成，當年是上海乃至亞洲的最高建築。在它之前，上海的最高建築是十三層高的華懋飯店（今和平飯店）。由於華懋飯店的發展商是英籍富商沙遜（Victor Sassoon），而國際飯店的發展商是華人財團——四行儲蓄會，因此上海人的眼中，國際飯店成為中國人勝過英國人的一個象徵。

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的上海，國際飯店確實是一座令上海人驕傲的建築。除了它的屋頂比其他的大樓更高之外，它在建築技術上也更先進，在藝術風格上也更時尚、更摩登。在少年貝聿銘的眼中，外灘（今中山東一路）那些古典風格的建築代表上海的過去，而現代風格的國際飯店代表着未來。

不過，儘管這是一座代表未來的現代建築，但它的敘事方式仍借用了歷史主義的語言，例如，大樓立面上的壁柱從下通到上，強調垂直的線條；樓頂的八層做階梯式收進，並且有凸出的扶壁；大樓的外牆全部用深色的面磚裝飾……這些都是在模仿和暗示十九世紀哥德復興式建築的特點。這種把現代與歷史相結合的設計被稱為「藝術裝飾風格」。如果要更細緻地描述國際飯店的特徵，那麼可以稱之為「哥德式藝術裝飾風格」。

這種建築風格並非國際飯店獨創。上海還有兩座風格相同的、與國際飯店同期建造的大樓：漢彌爾登大樓（今福州大樓）和都城飯店（今新城飯店）。這種建築風格也非上海建築首創，而是受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美國摩天大樓的影響。

那麼，一種建築風格如何飄洋過海，從美國來到上海？實際上，它是一個關於文化飄移的故事，也是一個頗有

上海歷史文化特色的故事。

在建築文化的飄移中，移民和建築師是兩種重要的媒介，而國際飯店的設計者——斯洛伐克裔建築師鄔達克（L. E. Hudec）身兼兩者。根據史料記載，在設計國際飯店之前，他曾去美國考察高層建築的設計和建造技術。那座給他靈感的建築原型很可能是紐約的美國散熱器公司大樓（American Radiator Building）。它於一九二四年建成，有二十三層（比國際飯店多一層）。它也是哥德式藝術裝飾風格，也有階梯式收進的頂層、深色的外牆和凸出的壁柱。它的建築師是雷蒙德·胡德（Raymond Hood）。他以設計高層建築聞名。芝加哥論壇報大樓、美國散熱器公司大樓、紐約每日新聞大樓、紐約洛克斐勒中心是其最著名的四個作品，也是美國摩天樓的典型代表作。鄔達克在美國考察時，一定會去看胡德的作品，因此，他的設計受胡德的影響乃是情理之中。

在前兩座摩天樓的設計中，胡德採用了哥德式藝術裝飾風格。後兩座摩天樓的設計則與前者不同，胡德擺脫了歷史主義的糾纏，採用了現代派的流線型藝術裝飾風格。不過，鄔達克去美國的時間是上世紀二十年代後期，那時候每日新聞大樓和洛克斐勒中心尚未開工，因此他只能看到芝加哥論壇報大樓和美國散熱器公司大樓。

鄔達克並非機械地照搬，而是在原型的基礎上做出創新。與美國散熱器公司大樓相比，他的設計更簡潔、更輕盈，而且外牆上沒有任何附加的裝飾。令我特別感興趣的是，鄔達克在大樓立面上用聯排窗形成橫線條的韻律，打破

了摩天樓以及哥特風格強調豎線條的慣例。在當時這是大膽的、前衛的設計。

實際上，在國際飯店開工的那年（一九三一年），摩天樓的設計美學已發生變化。標誌這個變化的代表性建築是一九三〇年建成的紐約克萊斯勒大樓（Chrysler Building）和一九三一年建成的紐約帝國大廈。它們的建築師拋棄了歷史主義的語言，而採用現代派的流線型設計來體現工業時代的機器美學。我相信，倘若上海國際飯店遲一兩年建，鄔達克的設計會更明快、更現代。

貝聿銘在晚年幾次提到鄔達克和國際飯店，可見受其影響之深。與鄔達克相似的是，貝聿銘也是移民建築師。他們既是文化的擺渡者，又是文化的漂泊者。這也許是貝聿銘對鄔達克產生共鳴的一個原因吧？比鄔達克幸運的是，貝聿銘受邀回到祖國，設計建成多座大型建築，完成了他年輕時的心願。

不過，有意思的是，雖然貝聿銘說他喜愛國際飯店，但在他設計的十幾座摩天樓中從未採用過類似的建築風格。這有什麼原因嗎？

如要詳細地探究原因，那可以寫成長篇大論。如果簡單地回答，則只需四個字：時代變了。當貝聿銘在一九三五年走進建築學院的大門時，世界建築正發生革命性的轉變。歷史主義和古典主義正在退場，而現代主義正走向舞台的中央。摩天樓不再需要用歷史的詞彙來裝飾自己，它可以創造新的、屬於自己的語言。

今天，作為一種建築風格，國際飯店已經過時了，但作為一個文化飄移的實例，它仍有很好的研究價值和借鑒意義。



一九三五年的國際飯店廣告（左）與二〇二四年的國際飯店實景。

是，這裏當年天主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並存的遺跡雖經歲月斑駁但仍然屹立。海明威《死在午後》「如果你想要去西班牙度蜜月或者跟人私奔的話，龍達是最合適的地方，整個城市目之所及都是浪漫的風景……」竟然成了這座小城的廣告詞。

不管是梅里美還是海明威，他們都是這裏的過客。這裏的叢山是故事簞子，也是今人蕩滌靈魂的桃源。卡門依然咯咯笑着，用攝魂的笑聲招徠世界各地的旅人……



▲西班牙龍達古城一景。 作者供圖